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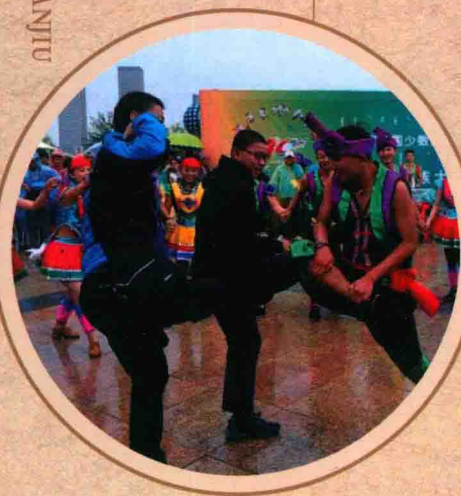
乌江流域民族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仡佬族

GELAOZHUANTONGTUYUWENHUAFAZHANYANJIU

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研究

● 黄正廪 著



中央民族大学
China Minzu University

遵义师范学院乌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WJ2015001）

仡佬族

GELAOZHUANTONGJITIWENHUAFAZHANYANJIU

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研究

● 黄正廉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仡佬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研究 / 黄正廩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660-1410-8

I. ①仡… II. ①黄… III. ①仡佬族—民族形式体育—体育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G8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3038 号

仡佬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研究

作 者 黄正廩

责任编辑 舒 松

封面设计 符 蓉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盛华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7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410-8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遵义师范学院乌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遵义师范学院土司文化研究院

遵义师范学院中国仡佬族文化研究院

乌江流域民族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 问 王大忠

总 编 吴次南 洪 涛

编 委 娄胜霞 曾伯平 雷昌蛟 李正旭 吴有富

胡贵勇 颜永强 陈季君 罗 进 高钦祥

黎 铎 钟金贵 洪圣达 朱 彬 裴恒涛

龙茂兴 陈奉伟 余 吴 譙丽娟 杨 丽

刘名望 郝玉松 周伟明 陈 旭 张 勇

主 编 陈季君

副主编 党会先 宋 娜 禹玉环

《乌江流域民族文化丛书》总序

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中，民族文化起着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长期历史发展所沉淀的文化，在五千年漫长历史长河的不断演进中，因历史的积淀、时代的变迁与区域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地域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古朴、神秘、斑斓的乌江流域民族文化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乌江流域横跨贵州、重庆、云南及湖北四省市，共 56 个县市，总人口为 1666 万人，居住着汉、苗、侗、土家、彝、仡佬、布依、回等 40 多个民族。乌江丰美的水土滋养了流域内的各族人民，同时也孕育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乌江流域民族文化，据不完全统计，乌江流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达 30 余项。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蕴含了万物平等、和谐共生、互惠共荣、生命平等、相互依存、平衡协调、自强不息、敬畏感恩等思想观念，是本地区文化的精粹，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流域内不同民族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对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习惯亦有潜移默化之功。乌江流域民族文化是流域内各民族引以为豪的宝贵精神财富，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它在乌江流域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以及信息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强势的现代文明正在无情地挤压着

农耕文明，该流域很多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作为农耕文明重要代表的民族文化，正在失去其往昔的辉煌，有的甚至已寿终正寝，一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及许多极富特色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正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因此发掘、抢救、保护和梳理该流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方历史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为了发掘、特别是抢救、保护和梳理乌江流域历史文化资料，彰显其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传播时代精神的正能量，做好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开发与利用，进而扩大乌江流域民族文化的研究成果，2013年7月遵义师范学院成立了乌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组建了乌江流域民族文化方向的研究团队，并获得中央财政部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基金资助。团队成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党的文化政策和民族政策，经过几年的艰辛付出，对留存于乌江流域的民族文化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分析与研究，最终由刘丽、袁礼辉、范维、牟孝梅、李军星、黄正廪、罗永忠等老师共同撰写了《乌江流域民族文化研究丛书》十册（以下简称《丛书》）。

《丛书》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乌江流域民族的历史、信仰、语言、文学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与经济发展、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等等，可谓荟萃众美，雅俗共赏。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继承和发扬乌江流域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也是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新成果。文化的延续性在于继承，文化的包容性在于开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继承乌江流域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守旧复古，而是充分发掘其民族文化的精髓，不断从乌江流域民族文化中萃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拓展和丰富其民族文化精神价值的内涵，体现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创造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的文化产品，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乃至贵州省经济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催生新的增长点。

《丛书》的付梓出版，是对《丛书》作者数年来辛勤劳动付出的回报，

是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亦是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体现和彰显文化自信的可贵探索。为此，我们谨向始终支持和关心乌江流域民族文化研究的领导、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负责定稿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丛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深表由衷的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瑕疵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遵义师范学院《乌江流域民族文化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目 录

第一章 仡佬族的起源	(1)
第一节 仡佬族的起源	(1)
第二节 仡佬族的族称	(7)
第三节 贵州历史的见证	(12)
第二章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基本概念释义	(16)
第一节 民族、传统与体育解析	(16)
第二节 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解析	(40)
第三章 仡佬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解读	(50)
第一节 仡佬族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文化特征及功能	(50)
第二节 仡佬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解读	(70)
第四章 仡佬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	(79)
第一节 传承方式的因素	(80)
第二节 社会发展的因素	(83)
第三节 文化层面的因素	(86)
第四节 宣传及保护力度不够	(89)
第五章 仡佬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对策	(91)
第一节 仡佬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脆弱性	(92)

第二节 呼唤文化保护的意识	(95)
第三节 仡佬族传统体育发展对策	(99)
第六章 仡佬族民族传统体育展望	(126)
第一节 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	(126)
第二节 仡佬族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与改造	(132)
第三节 现代仡佬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趋势	(141)
第四节 仡佬族民族传统体育必将走向世界	(147)
第七章 仡佬族传统体育活动项目介绍	(171)
参考文献	(202)

第一章

仡佬族的起源

第一节 仡佬族的起源

仡佬族先民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今仡佬族居住的地区及其毗邻地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发现和出土了一大批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及其遗物。1964年，在贵州省黔西县观音洞发现了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出土石器4000多件，是距今五六十万年以前，属于“猿人”阶段的文化遗存。稍后又相继在黔北的桐梓县的九坝和黔西，水城的硝灰洞，发现了属于“古人”阶段的“桐梓人”和“水城人”；在黔西南兴义市顶效镇的猫猫洞和普定县的穿洞，则发现了属于“新人”阶段的文化遗址。此外还在贵州的威宁、赫章、毕节、绥阳、湄潭、盘县、水城、普定、平坝、清镇和贵阳市乌当等17个县（区），都出土或征集到一批新石器。在威宁中河、赫章可乐、毕节青场和平坝白云等处，还发现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和遗物，特别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因当时民族尚未形成，虽然还很难确定其与仡佬族固有文化的直接联系，但这些考古资料出

土或发现的地区，都在今仡佬族居住地区及其周围，可能与仡佬族远古先民的活动有一定的联系。

印证民间习俗，仡佬族世代相传：他们是贵州的世居民族，是最早开辟贵州土地的主人，至今在贵州各地还流传着“仡佬仡佬，开荒辟草”的歌谣。与仡佬族相邻或杂居的汉、苗、彝、布依等民族，也都承认仡佬族是贵州最早的居民。所以有的地区每到阴历七月过“吃新节”时，仡佬族可以随意到附近其他民族的田地里采摘新熟的谷物、瓜菜祭祀祖先，不受干涉。另外，仡佬族有人死亡，出丧时一般不丢“买路钱”，并可在其他民族的地界内任选葬地，业主从不阻拦。有些地区的民族还把仡佬族的祖先作为“山神”敬供，有的更在自己家里的神龛上供奉着“地盘业主，古老前人”的神位，每逢阴历七月“中元节”时，也要给“地盘业主，古老前人”专门烧几个袱纸。这里所谓的“古老前人”，就是指的仡佬族的先辈。所以直到今天贵州务川、道真、正安、安顺和六盘水地区的仡佬族，还被人们称为“古老族”或“古老户”。这些习俗相沿成风，有的地区一直保留到现在，证明仡佬族确实是当地世居民族，因而其先民的活动可能与上述考古资料有关。

从商、周以迄魏、晋的漫长历史时期，仡佬族先民还包含在“濮”人族群之中，是组成“百濮”族群的一部分。濮人是我国古代一个人数众多、支系纷繁、分布辽阔的强大族群，是分布在今湘、鄂、川、黔交界一带以迄滇、黔、川西广大地区的主体民族。早在商、周时期，据《逸周书·伊尹四方令》和《尚书·牧誓》记载，今鄂西江汉一带的濮人，在殷商初期就曾以犀、象、翠羽、短狗等方物，作为向王朝的贡品。商、周之际，濮人又参与了周武王领导的伐纣之役，以后遂成为周王朝的属地，以丹砂向周王朝进贡。春秋以来，濮人强盛，多次与楚国发生战争。如据《左传》鲁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记载：“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结果被楚国联合秦国和巴国所战败。尔后这部分濮人势力衰落，可能有少数被迫西迁到今湘西、黔东北一带外，大部分在当地逐渐被其他民族融合。

汉、魏以来，有关濮人活动的记载，很少见于江汉地区，而大量出现于今滇、黔、川西和桂西北各地。这些濮人早就生活在西南各地，只不过

秦、汉以前，很少与中原王朝接触，故而早期的汉文献中没有记下他们的活动而已。当时他们是西南各地的主体民族，分别在今贵州中、西部，滇东、川西和桂西南建立了夜郎、且兰、滇、邛、笮、漏卧、勾町等地方政权。这些政权通过水陆交通，与北面的巴、蜀和南面的南越地区，乃至秦、汉王朝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公元前2世纪后期，汉武帝大力经营西南，在上述各地先后设置了犍为、牂牁、益州、越巂（xī）等郡。1世纪初（东汉初年），又在今滇西的保山、腾冲一带设置了永昌郡。据《汉书》《华阳国志》和《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上述各郡统辖的广大区域，都有许多濮人活动。这些濮人，除永昌郡境内的部分属南亚语系，即今所谓“孟—高棉”人，是今镇西的德昂、布朗、佤族等民族的祖先外，都与早期出现于江汉地区的濮人一样，属于“百濮”体系，与仡佬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关于仡佬族与古代濮人之间的这种渊源关系，直到今天在民间的传说和习俗中，还可以找到不少证据。平坝县大狗场的仡佬族每年正月祭祀“开荒辟草”的老祖公中，有“濮老苴”“克劳”“濮交西”“淮交水”四位，都以濮字冠首。今黔西北地区的彝语称仡佬族为“濮”，操彝语的仡佬族也自称为“濮”。彝文经典中有“濮尼濮娄主，濮尼濮腊力”的记载。“濮尼”是指古代仡佬族，是跟随仡佬王的；“濮娄”是指红仡佬，是一般劳动者，故彝语称打铁仡佬为“侯得濮”。据传古代水西地区（指鸭池河以西，今黔西北地区）有个仡佬王，名叫“濮纪沐”或写作“濮”，很早就统治着今黔西北一带。后来与原居住在今云南东北东川一带迁入的彝族祖先发生战争，被夺走了许多集镇、人口、牲畜，才被迫将水西的大片土地让给彝族首领统治。所以彝语一直称水西地区为“濮米”，意为濮人居住的地方。今贵州的许多地方凡带有“濮”“沐”“摩”“普”等字音的地名，都与古代濮人的活动有关，是古代濮人居住的地方，而今天则有仡佬族分布。如今大方县响水区有“拉鲁濮”，六龙区有“大尼濮”“法果濮”“母垮濮”等地名。赫章可乐，彝语叫“可乐卢沐”，兴义沿盘江一带地区，彝语叫“濮吐米”。另外今道真、遵义、绥阳等县都有“卜老场”或“老卜场”。这些传说和地名的起因和具体时代，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大体情况与贵州彝族势力发展的情况是基本吻合的。还有今四川凉山彝族地

区,近来发现一种“石板墓”文化,彝族称作“濮素乌乌”,意即濮人的坟墓。而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越嶲郡会无县(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会东一带)“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这些都说明古代川、滇、黔一带的濮人,确实与今仡佬族存在着密切的族属渊源关系。

汉、魏以来,今西南各地的濮人,又被统治者将其与岭南(今广东、广西)的越人一起,泛称为“僚”。不过从众多的文献记载分析,岭南地区的僚人,或又被称为“俚”,而绝不称为濮。如《隋书·地理志》说:“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将俚僚并称,但有时对同一人同一事,有时称之为俚,有时又称之为僚。如《南史·兰钦传》称陈文彻为俚帅,而《南史·欧阳頠传》则称他为僚人。可见,对这部分越人可以俚僚互称,他们是今壮、布依、侗、水各民族的先民,与仡佬族没有关系。而今川、滇、黔一带的僚人,文献上有时又把他们称为濮,或濮、僚互用。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记夜郎竹王兴于遁水,“遂雄夷濮”,后竹王被汉王朝诛杀,族人激愤,也称“夷濮阻城”。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同一事件,则称“夷僚咸怨”,而《水经·若水注》记竹王事,则先称“遂雄夷濮”,后竹王被杀则记作“夷僚咸怨”。联系上述诸书记载,不但看出这个地区的濮人可以互称为僚,而且这里的僚人与后来的仡佬族有直接的联系,仡佬族就是从这部分僚人中发展演变而来的。

从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3世纪初(即战国末到东汉时期),包括仡佬族先民在内的僚人,是以夜郎为中心的今川、滇、黔交接一带地区的主体民族。自战国末年,楚派将军庄蹻西征至滇,秦派常頔(亦作颇)开“五尺道”,在今川南、滇东北、黔西北一带设官置吏,特别是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通使夜郎,设置犍为郡,后又在公元前111年,以夜郎及其附近地区另设牂牁郡,从此,仡佬族先民与中原及邻近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更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魏、晋以来,战争频仍,全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仡佬族先民——僚人所在的西南一带,也长期处于南、北割据政权的争夺之中。为了增强割据力量,有的割据势力遂多次把今滇、黔境内的僚人大规模迁往内地。公元3世纪初,蜀汉后主建兴年间,诸葛亮征伐南中,遣部将马忠分兵进军今贵州境内的牂牁,战后蜀将张嶷即将当地2000余僚人迁往汉中(今陕

西汉中专区)。另据《益州记》《晋书》《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书记载,当时因蜀地空虚户乃“从牂牁引僚人,自象山(今四川凉山州大桐岭)以北尽为僚居”,计10余万户,散布在巴西(今阆中)、渠川(今西昌)、广汉、阳安(今简阳)、资中(今资阳)、犍为(今宜宾)、梓潼等广大地区。这些被迁入巴蜀境内的僚人,以后被逐渐融合到其他民族中,与后来的仡佬族不再存在联系。

此外,秦、汉以来,在今贵州境域内,苗瑶从东面的江汉一带逐渐迁入,主要定居于今黔东南和黔东北一带,百越逐步从南面的两广迁入,主要分布在与今广西相毗邻的黔、桂边境一带,后又逐步分化为布依、侗、水各民族;彝族先民则从今滇东北逐步东迁,主要活动在今贵州西部,一从黔西北到黔西南一带。在上述各民族逐步迁入贵州的过程中,原来居住在这里的许多仡佬族先民,遂逐渐融合到他们中去了。

到唐、宋时期,今湘西以迄贵州境内,特别是处于今川、黔边境一带遗留的僚人,经过长期的分化演变,才开始形成仡佬族。据《元和郡县志》《新唐书》《溪蛮丛笑》《老学庵笔记》等记载,正式出现了“葛僚”“佉僚”“仡僚”和“仡佬”等称谓。问题十分明显,这些称谓不但都是今“仡佬”族称的同音异译,而且是从过去的僚人称谓中演变而来。到明代的有关著作中,更明确地记载了仡佬和僚之间的承袭关系。如《嘉靖图经》记载:“仡佬,古称僚。”《行边纪闻》也说:“仡佬,一曰仡僚。”

从古代僚人和以后仡佬族分布地区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有的文献中记述唐、宋以前僚人活动的地区和唐、宋以后仡佬族分布的地区,大体一致。还有的文献反映出,僚人和仡佬族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地域内。如《元和郡县志》说,洛浦县(今湘西保靖)有“仡僚”,而《湖南通志》则记载唐代与洛浦相邻的武岗有僚人。又如原为僚人居住的辰州(今湖陵)、沅州(今湖南黔阳)、靖州(今湖南通道)等地,到宋代时不但有僚,而且已有很多“仡佬”人居住。再如据《太平寰宇记》记载,位于今黔东北现以仡佬族居多的古思州,当时是“蛮僚杂居”。在今务川县东20里有河只水,“河只者,僚之姓名”;又县东80里有罗多水,而罗多亦“僚之姓名”;县北有河渝水,“自僚山流出”。另外,居住在四川綦江至贵州桐梓、遵义一带的仡佬族,宋代仍被称为“南平僚”。

又居住在今川南兴文叙永一带的仡佬族,在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中,还被称为“土僚”,明代才被改称为“都掌蛮”。

再从生活习俗方面来看,直到近代仡佬族还保留了较多的古代僚人的特征。据《魏书》《北史》《博物志》《溪蛮丛笑》《炎徼纪闻》《云南志略》《黔书》《蜀中广记》《贵州通志》等大量文献记载,自魏晋以来,僚人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有住“干栏”、穿“筒裙”、葬“崖棺”、打牙“凿齿”和“鼻饮”等习俗。这些习俗,除鼻饮外在近代乃至当今的仡佬族中还可见到。如干栏一般即依山建筑的吊脚楼,人住楼上,下关牲畜或堆放杂物,今天在仡佬族中还大量保留。又如穿筒裙一项,据调查几十年前,在黔北的道真、务川和黔中的安顺仡佬族中,流行这种服饰。平坝一带的仡佬族传说,穿筒裙就是在形式上仿古,筒裙做成五颜六色,是象征古代以树叶为裳,即用各种树叶穿起来一样。同时仡佬族称裙子为“恩”,与称妹妹同音,意即妹妹们穿的下装。再如崖棺葬式,即将死者棺木置于山洞或悬崖陡壁之上,不用泥土掩埋。在今川、黔边界交接一带,不但至今尚有悬棺或崖棺葬遗址多处,而且在务川、道真一带仍保留有崖葬的习俗。至于打牙,据调查,到19世纪末,在普定县窝子乡和高阳乡一带的妇女,还保留着这种习俗。上述种种,说明仡佬族与僚人间确实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今广西境内的仡佬族,据《广西通志》记载,是从贵州迁去的。现在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的仡佬族群众,都说他们的祖先十代以前居住在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据考查,在此之前他们又是从黔北的仁怀迁往兴义去的。今云南文山州砚山县的仡佬族,也说他们是从贵州迁去的。今湘西地区,春秋时就有濮人居住,晋代为“荆州西南之僚”,唐代称“叙州仡僚”,宋代又称“南北江僚”,清代则有“泸溪仡佬”的称谓。直到清代中叶,泸溪、乾州还有仡佬村寨百数十处,其族属渊源关系可说是一脉相承。

贵州境内的仡佬族,多数声称祖先历代就住在贵州。但有的也传说其祖先是来自江西、四川、湖南或湖北迁来的。如大方县长石乡的部分仡佬族,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四川叙永先迁到贵州毕节后,又迁到大方的。这显然是明代统治者残酷镇压,迫使仡佬族迁移的结果。不过有的传说并不

能真正说明仡佬族是从外地迁入贵州，只不过反映了以下情况。首先，明代以来，大批汉人从上述各地进入贵州，其中有的和仡佬族长期相处，互通婚，有的便自然融合到仡佬族中去了。其次，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压迫，使一部分仡佬族群众被迫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采取了当地汉族居民中流传的说法，于是这些仡佬族群众就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小迁来的了。近年在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过程中，仅贵州的务川、道真、正安等地，就恢复了原自报为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的仡佬族人口20余万人。

总之，仡佬族的来源，可能与今川、滇、黔交接一带发现的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类有关。后来又包括在“濮”人和“僚”人的族群之中，是“濮”“僚”的一部分，到隋、唐以后，才从“僚”人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濮人、僚人都演变成仡佬族，而仅是今川、滇、黔交接一带，特别是贵州境内遗留下来的古代濮人、僚人，才发展演变为仡佬族。同时，仡佬族在逐步形成过程中，而且在形成单一民族后，也曾融合有一定的原属其他民族的成员在内。如彝文经典中，就有不少关于彝变濮、濮变彝的记载，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从上述情况可见，仡佬族的族属源流，主要是从今川、滇、黔、湘交接一带，特别是今贵州境内的古代濮、僚发展演变而来。

第二节 仡佬族的族称

仡佬族是贵州省古老的民族之一。仡佬族的先民为濮人。川南一带的濮人古文献写作“僂”，“僂”音义均与“濮”相通。商周时期，濮人即活跃在我国西南地区。商代初期，濮人曾以土特产丹砂贡献给商王，后又积极响应周武王伐纣，参加旨在推翻暴虐商政权的战争，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春秋初叶，由濮人组成的部落联盟——牂牁，曾与称霸诸侯的齐桓公相通好。战国至秦汉时期，威震西南的夜郎国即为仡佬族先民濮人所创建。

先秦时期，部分越人移入西南地区，经与濮人错居杂处，加之经济、

文化的长期交往，逐渐融合于濮人之中。濮越融合的那一部分形成新的群体——僚（僚旧时写为“獠”，读为“佬”）。

西南地区僚人中的大部分于唐代形成单一民族“葛僚”。宋代文献始记写为“仡佬”。宋、元、明、清历代汉文文献中的仡僚、佶僚、土僚、秃喇、老仡、革僚、閤老等都是仡佬族的同称异写。自西北南下的部分氏人系彝族先民，在汉代就与仡佬族先民频繁接触，关系密切，他们目睹濮人发展为仡佬族的这一历史过程，故其后裔彝族至今仍称仡佬族为濮。彝族还称夜郎国的发祥地遁水（今北盘江一带）为“濮吐诸液”，意为濮人开凿的河流，亦即仡佬族先民开凿的河流。大方县青山乡的仡佬族至今还自称为“濮”。

濮（或僚）人是由许多氏族部落组成，住地辽阔，与诸多的民族错杂而居，所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不同，在经济、文化上既有同一民族的共同特征，又有一定的差异，从而在民族内部存在着众多的支系。明清文献对此多有记载。这些支系是红仡佬、白仡佬、花仡佬、青仡佬、大披袍仡佬、小披袍仡佬、锅圈仡佬、木仡佬、土仡佬、水仡佬、打牙仡佬、打铁仡佬、箴仡佬、雅意仡佬、徕仡佬、彝仡佬、苗仡佬等。其中，锅圈仡佬、木仡佬、土仡佬、水仡佬等今已消失。各支系在贵州的分布是：红仡佬主要在仁怀、黔西、金沙、大方、关岭、晴隆；白仡佬主要在金沙、大方、普定；青仡佬主要在仁怀、遵义、金沙；小披袍仡佬主要在于平坝、清镇、安顺；大披袍仡佬主要在六枝、镇宁；打牙仡佬主要在普定、织金；打铁仡佬主要在六枝、大方和水城；箴仡佬主要在水城；雅意仡佬主要在黔西、织金；彝仡佬主要在大方；苗仡佬主要在普定。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有红仡佬、白仡佬、花仡佬、青仡佬。广西隆林、西林有红仡佬、青仡佬和徕仡佬。仡佬族的不同支系间，云南省麻栗坡县董度乡新寨的仡佬族，有红仡佬、白仡佬和花仡佬三个支系，他们长期生活在同一村寨内，却不能用仡佬语交谈，相互交谈时用的都是汉语。一般各支系互不杂处，基本上是一个村寨为一个单一一支系的聚居。到了近代，仡佬族村落日趋稀少分散，村寨之间相距甚远。因而交往很少，相反，却与汉、苗、彝、布依、壮等各民族村寨为邻，与这些民族的交往反而较为频繁。